

現在正是大學功能轉變的關鍵時刻

專題報導

編按：上學期五月份舉辦的「淡江大學2020論壇」中，創辦人張建邦先生全程與會，在開幕、綜合座談及閉幕式三度致詞。曾就本校二十年之內的治學方針作剴切的剖析，對本校的發展攸關重大，本報特分次以全文刊出，以供全校師生及讀者了解，也可窺出本校未來發展的方向。

今天邀請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、校內一級主管、三化委員會委員、第一曲線與第二曲線委員，舉行「2020論壇」。原本可以訂為2010或2030，並沒有什麼特別，不過我覺得十年是太短一點，三十年又太長一點，而訂2020適中且很好聽。我已經參加過很多國外的會議，名稱都是圍繞在2000年。最近在美國西雅圖(Seattle)開過一個未來學的會議，是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主辦，會議主題是“Humanity 3000”，它不談2000年，而是談3000年，也就是一千年以後了，我們五十年都預測不準，還要預測一千年，真是談何容易。實際上，這個3000年也不是真正的3000年，只是表示對未來作長期的預測，把目標訂得遠一點，這就是今天我們2020論壇的意義。

一九九八年開過「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一次會議」，一九九九年也開了兩次，現在世紀已跨過來了，已經是2000年，所以這次會議可以說是「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」的第四次會議了，但從今天開始我們把它改名稱為「2020論壇」，往後可能一年召開一次，或者一年召開兩次，不定時間、不定題目，可能就一直開到2020年，然後淡江可再訂2050這樣一個預測未來的目標，使淡江一百週年時仍能走在時代的前端。今天2020的第一次會議，是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及委員們參加。2020的第二次會議預備在今年五十週年校慶的時候召開，邀請本校姊妹校的五十幾位校長來參加，預計十一月五日就請他們來台灣，五日禮拜天晚上，將有一個盛大的歡迎晚宴，與各地的校友會一起來慶祝，六日將邀請他們到宜蘭校園去種樹，每一位校長都種一棵樹，每一棵樹都掛上校長的名牌，並發一張證書給他，以後他們有機會來台灣訪問，可以去看看自己親手所種的樹。昨天烏克蘭基輔大學校長來本校訪問，他表示自己要帶樹來種，烏克蘭處在寒帶，我們還得要研究看寒帶植物是否可在熱帶栽種。

淡江建校已五十年，今天第一次的「2020論壇」，邀請各委員會委員們和主管共同來

檢視五十年來累積的成果，所以題目就用“傳統文化”，它的英文是“accumulated heritage”，同時要談“modern imperative”，也就是現代需求以及未來弔詭“future paradox”。今天兩位主講人是高熏芳教授與Sohail Inayatullah教授，高教授所講的是現在有怎樣的imperative，Sohail教授講未來的paradox。

Accumulated heritage、modern imperative和future paradox之間一直存在著衝突及協調，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Gumpert最近出版的論文和今天主講的題目相同，因此摘印於書面資料中，請大家參閱。人類要保持傳統的文化，而學校是一個社會機構，它負有保持文化傳統和保持道德價值的責任。李國鼎先生曾經談到教育應該依經濟的需求培養人才，並埋怨教育部，高等教育培養那麼多人，結果學生一畢業就失業，就是缺乏經濟的眼光，也不了解就業市場的需求，他認為高等教育是一種企業(enterprise)，或是一種產業(industry)。而實際上教育是為國家培養人才，不是完全只為了就業市場的需求，同時也在傳播國家的文化傳統，還要培養國人的愛國情操以及對社會公益的責任感，這就是教育本身對社會的責任，所以長久以來這兩種看法一直在衝突矛盾之中。

今天Sohail教授要談未來科技的發展，如網路的發展，將使得現存的很多資料消失，而都存放在電腦網路中，而大學將來也可能不存在了，學生在家裡利用電腦上網就可以唸書了，還來學校做什麼？美國鳳凰城大學(University of Phoenix)利用光纖網路做遠距教學，學生根本不需到學校上課了，它可以聘請一流的教授，給他的薪水是我們教授的好幾倍！學生之所以還要到學校來，可能是為了與老師見面做一些個人接觸(personal contact)，與同學聚聚，聊聊天，打打球，或者一起去游泳等等，這可能是將來學校可提供的功能。知識生產(knowledge production)將來可能完全會被電腦網路替代，與未來人格養成(people production)是兩條不同的路線，我特別要強調，現在正是大學功能轉變的關鍵時刻。正如同世界上那些歷史悠久的大學，如義大利波隆那(Bologna)大學、法國巴黎大學、英國的牛津、劍橋大學(Oxbridge)、美國的哈佛大學、捷克的查理大學，蘇俄的聖彼得堡大學與莫斯科大学、烏克蘭大學以及基輔大學等在十九世紀時所遭遇的重大轉變，值得吾人探討。

本校實施TQM，就是希望不要浪費人力、物力，雖然學校已有非常高的聲望，德智體群美五育俱優，但是若收支不能平衡，或過度浪費，學校將無法永續經營，但學校擔負社會責任又不能隨便關門，那麼高等教育到底應該何去何從？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要

討論的高等教育重新定義(redefinition)與重新定位(repositioning)的問題。今天「2020論壇」主題就是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，以及淡江未來的發展趨勢。前面提到高等教育於十九世紀時面臨重大轉變，這個轉變是什麼呢？就是允許大學設立農學院、工學院和商學院等。早期一八五〇年之前，大學只有人文學院，學校規模都很小，所以像牛津、劍橋、哈佛等學校，學生只有幾百人或幾千人。到了一八五〇年之後，美國開始有州立大學，開始有工學院、農學院等，大學科系從人文延伸到現在百行百業，學生人數達萬人至數萬人之眾。如今高等教育又到了一個轉變時期，由於電腦網路教學的發展，大學未來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university，圖書館是否繼續保持五百萬本藏書呢？教室一定要有五百間嗎？還是教室可以很小，體育館要很大，學生到學校是來玩的，大學變成為一個托嬰中心，孩子不是來唸書的，唸書可以用網路在家裡唸，這種轉變值得我們深思。

「天下」和「遠見」雜誌專刊分析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，其中學生對「課程」滿意不滿意，對「學校的關心」滿意不滿意，滿意度高的是文化大學、玄奘大學等，最不满意的，是台灣大學的學生，台灣大學有百分之八十的學生不滿意。我立刻將此資料交給張校長，請他交給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去分析，研提報告。為什麼聲望最好的學校，其學生對學校最不滿意？是因為學校不會當baby sitter，不會關心學生？越是聲望低的學校，可能對學生的照顧更好，學生就很滿意。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，與學校的聲望剛好成反比，原因何在？是不是老師的疏離感或其他許多因素？也可能是學生數量多寡的關係，小的學校，如南華、玄奘只有一、兩千位學生，聘請一位校長來主持校務，而淡江兩萬七千位學生也是一位校長，我們不能請十位校長來關心學生，所以這是「量」的問題，我們在二十年前就已經討論過了，當時我們考慮會不會學校大了就像住在都市一樣，鄰居甚至都互不認識，反之，如住在鄉下，全鎮的人都互相認識，左鄰王家討了媳婦啦！右舍李家拿到博士學位，張家孩子到哪裡留學回來啦！大家都知道。淡江是否因學生太多如同住在都市裡面，師生之間的互動減少，形成疏離冷漠的關係？要請教育發展中心來研究分析並提出報告。

這裡有一篇「大學的對象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」的演講稿，係故總統嚴家淦先生於本校三十週年校慶時蒞校道賀發表的演講，其內容非常有意義，請各位參閱。五十週年校慶時也要請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蒞校給我們勉勵，這就是所謂的傳統文化。淡江未來在傳統文化(accumulated heritage)、現代需求(modern imperative)和未來吊詭(future paradox)三者之間的衝突中如何去平衡、化解和適應，需要大家今天共同來集思廣益的。謝謝各位！